

# 論漢武帝房中求仙

## ——以神君爲例

葉珠紅

[yehjung2002@yahoo.com.tw](mailto:yehjung2002@yahoo.com.tw)

### 一、前言

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可說是漢武帝的求仙記，在濟濟方士中，武帝獨喜降神於妯娒宛若身上的長陵女子神君。漢武帝以祀神的所在地——壽宮，奉置來自民間的「病巫之神」——神君，事件的經過，司馬遷言：「其事秘，世莫知也。」諱莫如深的口吻，十分啓人疑竇；而令「天子獨喜」的神君，在《漢武故事》裡，卻主動要求與霍去病「交接」，神君由一個「病巫之神」，到自動求愛被霍去病拒絕的「房中」女神，本文試由其角色的轉變，探討漢武帝祀神君的真正意圖，乃欲藉「房中」求仙。

### 二、神君面面觀

建元元年（西元前 140 年），17 歲登基的漢武帝，至 71 歲逝世爲止，掌國 55 年。征和二年（公元前 91 年）的戾太子巫蠱事件<sup>1</sup>，是一場株連甚廣的骨肉慘案，使漢武帝決定以「賜死」（昭帝之母鉤弋夫人）的非常手段，來解決「女

---

<sup>1</sup>漢武帝晚年任用酷吏，持法過嚴，與武帝性格不同的戾太子劉據，對於酷吏所造成的冤獄多所平反，受武帝重用的江充，利用武帝父子不同的政治傾向，加上害怕太子即位後於己不利，於是在武帝病重時，命胡巫將桐木偶埋在太子宮中，上奏武帝，言其病乃因「巫蠱」而起；戾太子以江充欲謀反，先動手殺了江充，武帝下令鎮壓太子的軍隊，且親自指揮，交戰五日，太子兵敗自殺，武帝後來查明太子被誣，族江充一家。這樁漢代最大宗的「巫蠱之禍」，死者數萬人，史稱「戾太子事件」。

寵」所引起的奪權問題。《史記·外戚世家》：「諸為武帝生子者，無男女，其母無不譴死，豈可謂非賢聖哉！昭然遠見，為後世計慮，故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。」<sup>2</sup>司馬遷對性好征戰，諡號為「武」的漢武帝，在處理「女寵」的問題上，顯然有著高度的評價；相形之下，神君在戾太子敗前一年「亡去」，柏梁臺<sup>3</sup>燒了之後「神稍衰」（見《漢武故事》），神君（宛若）成為武帝的另類「女寵」，而非後宮「女禍」，足見其滿足了漢武帝求仙的要求。本文擬從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、《漢書·郊祀志》<sup>4</sup>、《漢武帝故事》<sup>5</sup>、《漢武故事》<sup>6</sup>，探討神君如何由民間的「病巫之神」，成為漢武帝的「房中」女神。

### （一）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之神君

漢武帝在〈孝武本紀〉、〈封禪書〉中，兩度坦言：「吾誠得如黃帝，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。」此語道出漢武帝對求仙一事，比秦始皇更無法忘情。武帝的後宮，因媚道求子者，如陳皇后；巫蠱咒詛<sup>7</sup>，如衛子夫；日後可能導致「主少母壯」，如鉤弋夫人，漢武帝對這三位關係親密的后妃，採取非殺即廢的手法<sup>8</sup>；長陵女子神君，在世時因難產而死，死後降神於妯娌宛若身上，最後成為被漢武帝禮遇的「壽宮神君」，藉宛若為代言人的神君，相較於陳皇后等人，其所受的待遇，可謂善始善終。

---

<sup>2</sup>漢·司馬遷，《史記·外戚世家》，楊家駱主編，《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》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87年），頁1986。下引版本同。

<sup>3</sup>漢武帝元鼎二年（前115年）春天，起造柏梁臺，以銅製「承露盤」承露，摻和玉屑，作為長生之飲。參見宋·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卷20〈漢紀〉12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6年），頁655。

<sup>4</sup>楊家駱主編，《新校本漢書三家注并附編二種》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81年。下引版本同。

<sup>5</sup>唐·張守節，《史記正義》，轉引自楊家駱主編，《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》，頁453，下引版本同。

<sup>6</sup>東漢·班固撰、嚴一萍選輯，《漢武故事》（原刻影印《百部叢書集成》，藝文印書館印行。下引版本同。

<sup>7</sup>「巫蠱」，是一種以詛咒加害人的邪術。漢武帝時的「巫蠱」作法，是用木頭削成人的形狀，插上鐵針，埋入地下後加以詛咒，使人因之罹禍。

<sup>8</sup>東漢·班固，《漢書·外戚傳》：「夫女寵之興，由至微而體至尊，窮富貴而不以功，此固道家所畏，禍福之宗也。序自漢興，終於孝平，外戚后廷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，然其保位全家者，唯文、景、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。」頁4011。

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詳載神君的出身，以及武帝得識神君的經過：

上求神君，舍之上林中蹄氏觀。神君者，長陵女子，以子死悲哀，故見神於先後宛若。宛若祠之其室，民多往祠。平原君往祠，其後子孫以尊顯。及武帝即位，則厚禮置祠之內中，聞其言，不見其人云。<sup>9</sup>

司馬貞《史記·索隱》：「先後，即今妯娌也。」<sup>10</sup>《爾雅·釋親》：「女子同出，謂先生為妯，後生為娒。」顏師古注：「古謂之娒妯，關中俗呼為先後，吳楚俗呼之為妯娌。」<sup>11</sup>神君是「宛若」的「妯娌」，下神（附身）於宛若，漢武帝的外祖母平原君前往禱之，就此結下了神君入漢宮的因緣。

武帝的外祖母平原君（臧兒），是燕王臧荼的孫女，嫁給王仲為妻，平原君先是把武帝之母（王夫人）嫁給金王孫，因禱神君，相信神君所謂：「兩女皆富貴」之詞，於是將武帝之母從金王孫手上奪回，送入太子宮<sup>12</sup>；平原君強行將已經替金王孫生了一女的女兒送入太子宮，是因為相信：「其後子孫以尊顯」，也就是平原君認為女兒入太子宮，將來一定能當上皇后，王夫人生下了武帝，也當上了皇后，印證了神君的話；登基之後的漢武帝，便是經由外祖母的介紹，先祀神君於祠，至於以壽宮（奉神之宮）置神君，則是在誅了以鬼神方召王夫人（《漢書》作李夫人）魂魄的文成將軍（齊人少翁）之後，在病中

---

<sup>9</sup> 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，頁 452~453。

<sup>10</sup> 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，頁 453。

<sup>11</sup> 《漢書·郊祀志》，頁 1216。

<sup>12</sup> 《史記·外戚世家》：「臧兒卜筮之，（神君）曰：『兩女皆富貴』，因欲奇兩女，乃奪金氏。金氏怒，不肯予決，乃納之太子宮。」頁 1975。

採信了巫醫游水發根對神君的推薦<sup>13</sup>，武帝會神君的經過，事見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：

文成死明年，天子病鼎湖甚，巫醫無所不致，不愈。游水發根乃言曰：「上郡有巫，病而鬼下之。」上召置祠之甘泉。及病，使人問神君。神君言曰：「天子毋憂病。病少愈，強與我會甘泉。」於是病愈，遂幸甘泉，病良已。大赦天下，置壽宮神君。神君最貴者太一，其佐曰大禁、司命之屬，皆從之。非可得見，聞其音，與人言等。時去時來，來則風肅然也。居室帷中。時晝言，然常以夜。天子祓，然后入。因巫為主人，關飲食。所欲者言行下。又置壽宮、北宮，張羽旗，設供具，以禮神君。神君所言，上使人受書其言，命之日「畫法」。其所語，世俗之所知也，毋絕殊者，而天子獨喜。其事祕，事莫知也。<sup>14</sup>

神君之所以被漢武帝的外祖母大力推崇，是因為「其所語，世俗之所知也。」也就是降神時，說的是一般人聽得懂的話，大不同於那些向武帝毛遂自薦，侈言有「奇方伎術」，日久即現敗跡的方士；而從司馬遷在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的描述，顯然神君也曾接受司馬遷的「檢驗」<sup>15</sup>，司馬遷不明言天子為何「獨喜」神君，只以「其事祕，事莫知。」二語帶過，疑司馬遷應猜測出神君之被武帝所重，個中原因不在人人均聽得懂的「神語」，而在其術。

林富士認為：「一般研究六朝道教的學者，於追溯道教之起源時，幾乎一致認為其與漢代之巫者有密不可分的關係。」<sup>16</sup>《周禮》所載的「司巫」、「男

---

<sup>13</sup>顏師古注：游水為姓，發根為名。蓋因水為姓也。

<sup>14</sup>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，頁459~460。

<sup>15</sup>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：「余從巡祭天地諸神，名山川而封禪焉。入壽宮侍祠神語，究觀方士祠官之言。」頁486。

<sup>16</sup>林富士，《漢代的巫者》（台北，稻鄉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頁3。下引版本同。

巫」、「女巫」，均具官巫的性質，而且「主要是掌祭祀鬼神之事，或祈或禳，以除各種凶災。」<sup>17</sup>在巫風大盛的西漢朝廷，神君「以子死悲哀」，死後附身於「妯娌」身上，具民巫身份的「長陵神君」，到漢武帝必須「祓，然后入。」經過齋戒才能面見的「壽宮神君」；神君由一個來自民間的「上郡之巫」，一變而成主祀至上神「太一」的「壽宮神君」，除了「非可得見，聞其音，與人言等。時去時來，來則風肅然也。」司馬遷一番力避神鬼，實際上卻更將神君神秘化的形容，再加上「然常以夜，天子祓，然后入。」不由得使人猜想武帝夜會神君的目的，並不單純。

## （二）《漢書·郊祀志》之神君

班固《漢書·郊祀志》記神君，唯一不同於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之處，在「以乳死」三字：

是時上求神君，舍之上林中礪氏館。神君者，長陵女子，以乳死，見神於先後宛若。宛若祠之其室，民多往祠。平原君亦往祠，其後子孫以尊顯。及上即位，則厚禮置祠之內中。聞其言，不見其人云。<sup>18</sup>

「以乳死」，關係到神君以何身份得祀；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：「人及鳥生子曰乳。」<sup>19</sup>班固言神君「以乳死」（生子而死），比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言神君「以子死悲哀」，因喪子難過而死，「以乳死」的說法，確實較符合得祀的條件。在民間，人們會為眾多「未行而亡」的年輕女子建「女郎祠」、「女兒祠」、「神女廟」；這些未完成生子的使命即早夭的未婚女子，經常以「附體」的方式交通人神（或人鬼），因此得受香火供養；神君有妯娌宛若作為代言人，與

<sup>17</sup>林富士，《漢代的巫者》，頁 15。

<sup>18</sup>《漢書·郊祀志》，頁 1216。

<sup>19</sup>清·段玉裁，《說文解字注》（台北，黎明事業文化公司，1985 年），頁 590。

道教「未體人道即死」<sup>20</sup>，因而蒙西王母收為女兒的「女仙」不同，此乃必須  
辨明之處。

### （三）《漢武帝故事》之神君

從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、《漢書·郊祀志》的敘述手法，與《漢武帝故事》相較，神君的「志怪」芻型，已明顯萌芽；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、《漢書·郊祀志》中，「天子祓，然后入。」神君隱約有「高禘」（生育神）的影子，而在《漢武帝故事》中，其「高禘」的形象更為明顯：

（武帝）起柏梁臺以處神君，長陵女子也。先是嫁為人妻，生一男，數歲死，女子悼痛之，歲中亦死，而靈宛若祠之……說家人小事有驗。平原君亦事之，至後子孫尊貴。及上即位，太后延於宮中祭之，聞其言，不見其人。至是神君求出局，營柏梁臺舍之。初，霍去病微時，自禱神君，即見其形，自修飾，欲與去病交接，去病不肯，謂神君曰：「吾以神君精絜，故齋戒祈福，今欲媼，此非也。」自絕不復往。神君慚之，乃去也。」<sup>21</sup>

《漢武帝故事》承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，言神君「以子死悲哀」的說法，此外，首先點出神君是以「說家人小事有驗。」而得民祀，神君能從檢驗她的民間口碑，躍進巫風甚熾的漢朝宮廷，首先，拜平原君篤信在先，游水發根薦之在後；其次，《漢武帝故事》言神君「自修飾」而見霍去病，作者似乎有意暗示漢武帝與神君的曖昧關係，故意以死後「無後」的霍去病為例，創出史上第一樁「凡男」不願與「神女」交接的曠世奇聞，作者之所以讓神君自薦於

<sup>20</sup> 屈慧青，〈《搜神記》和神人相戀範式的定型〉《中國文學研究》1999年第2期。

<sup>21</sup> 唐·張守節，《史記正義》，轉引自楊家駱主編，《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》，頁453。

早死且「無後」的霍去病，藉交接以延命的用意，不言可喻，這也正是武帝以壽宮處神君，「祓，然后入。」的真正目的所在，亦即藉宛若之身，與神君交接。

#### (四)《漢武故事》之神君

託名班固所撰的《漢武故事》，所載神君之事較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為詳。《漢武故事》的內容，大抵承《漢武帝故事》而來，除了說明神君為何欲與霍去病交接，還點出神君進入宮廷的最大目的，為了滿足漢武帝的房中求仙，《漢武故事》載：

上遂祠神君請術。……及去病疾篤，上令為禱於神君，神君曰：「霍將軍精氣少，壽命弗長，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，可以延年，霍將軍不曉此意，遂見斷絕，今病必死，不可救也。」去病竟薨。上造神君請術，行之有效，大抵不異容成也。神君以道授宛若，亦曉其術，年百餘歲，貌有少容。<sup>22</sup>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列的房中八家，其中有「容成」一派<sup>23</sup>；「上造神君請術」，道出了武帝所請之術，正是《容成陰道》一派的房中術，疑宛若與陳皇后媚道事件中，「女子楚服等，坐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。」的女巫楚服<sup>24</sup>，乃系出同源，兩家應是同為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載 17 卷《三家內房有子方》(今已佚)，

---

<sup>22</sup>東漢·班固撰、嚴一萍選輯，《漢武故事》原刻影印《百部叢書集成》，藝文印書館印行。

<sup>23</sup>東漢·班固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所列之房中八家：《容成陰道》(26卷)、《務成子陰道》(36卷)、《堯舜陰道》(23卷)、《湯盤庚陰道》(20卷)、《天老雜子陰道》(25卷)、《天一陰道》(24卷)、《黃帝三王養陽方》(20卷)《三家內房有子方》(17卷)。引自《新校本漢書三家注并附編二種》，頁 1778。

<sup>24</sup>陳皇后阿嬌，在被武帝「金屋藏嬌」卻生不出子嗣的情形下，請女巫楚服入宮禱祀求子，犯了武帝視巫蠱為禍事的大忌，陳皇后媚道求子事件，最後，女巫楚服被梟首，陳皇后被打入冷宮。

專傳女性的「玉子」一派，「巫蠱祠祭祝詛」與房中術之「合精生子」，由楚服、神君的事蹟，可看出「玉子」一派，在漢朝廷應有過相當程度的影響。

李豐楙認為：「房中術為宮闈秘法，漢朝、尤其東漢諸帝多不長壽，特別講究此類御女之法。」<sup>25</sup>東漢諸帝講究御女之法，此可證明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列的房中八家，在西漢已經大盛於宮廷。《左傳》言：「同姓相親，其殖不繁。」在西漢外戚的眼中，「同姓結婚」是親上加親，奪權比古訓要緊；為皇帝（皇子）擇后便成了西漢外戚權力最快高漲的方式，始作俑者為呂后，她讓惠帝娶了自己的外甥女，在西漢十一位帝王中，正室皇后無嗣的，就佔了七位，原因就在「近親通婚」，而為帝后服務的，如：神君、楚服之類的「侍御巫」們，決不是改變基因的聖手；此外，班固在《漢書·五行志》中，就讓曾經廢巫的成帝出現了 35 次，遠高於第二的昭、哀二帝（各有 18 次）；同時也讓專攻后妃、外戚的劉向，有高達 102 次的出現<sup>26</sup>，因為劉向深知外戚的通婚意圖只為奪權，與巫者攜手合作是情理之必然，此乃武帝之外祖母平原君，推薦神君給武帝的真正意圖。

1973 年 12 月，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，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房中書，在大批帛書及少量竹簡裡，屬於房中的共有七種：(1)《養生方》，(2)《雜療方》，(3)《胎產書》，(4)《十問》，(5)《合陰陽》，(6)《雜禁方》，(7)《天下至道談》。<sup>27</sup>李零〈馬王堆房中書研究〉，將「房中」的領域歸納為三種：「合天道，養性命，和合夫婦、延續子嗣。」<sup>28</sup>《漢武故事》中，神君所謂可以

---

<sup>25</sup> 李豐楙，〈《抱朴子》的養生術：辟穀、服氣與養生術〉，《不死的探求——抱朴子》（臺北：時報文化出版公司，1982 年），頁 285。

<sup>26</sup> 參見汪春泓，〈談『近親通婚』對兩漢政權的影響〉，《殷都學刊》，1994 年第 3 期。

<sup>27</sup> 李零，〈馬王堆房中書研究〉認為：(1) 至 (3) 各一卷的帛書成於秦、漢之際，(4) 至 (7) 各一篇的竹書成於早自戰國，下限為漢文帝十二年（公元前 168）；除 (7) 以外，(1) 至 (6) 的書題皆為整理者參照隋唐史志有關著錄補加。《中國方術考》（人民中國出版社，1993 年），頁 368~369。下引版本同。

<sup>28</sup> 李零，《中國方術考》，頁 399~400。

幫霍去病「去病」、「延年」的「太一精」，若視為馬王堆房中書《十問》中，以「養陽」為主的「接陰之道」，則《史記·扁鵲倉公列傳》，言漢文帝時齊國名醫淳于意，從陽慶所授的「接陰陽禁書」（禁書之意為：「秘傳之書」），應是提及「房中」的最早資料；漢武帝藉神君宣稱「可以延年」的「太一精」，與宛若進行陰陽交接之道，應就在情理之中。

### 三、結語

託名班固所撰的《漢武故事》，言神君欲以「太一精」補霍去病，作者應是在「諱」的考量下，挑中了英年早逝的霍去病，來影射漢武帝早已行之有素，與神君（宛若）在壽宮補「太一精」之事，司馬遷言：「天子獨喜。其事祕，事莫知也。」在曾經「入壽宮侍祠神語，究觀方士祠官之言。」的司馬遷心裡，當明知天子所喜為何。《漢武故事》言宛若因受神君之術，「年百餘歲，貌有少容。」司馬遷不敢明言武帝在壽宮的與神君交接，其實是漢武帝欲藉宛若之身，習得《容成陰道》一派的房中術，也就是馬王堆房中書《十問》所提到的，以「養陽」為主的「接陰之道」。